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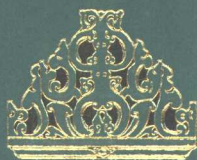
世界文藝書系

泰戈尔全集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২৩

河北教育出版社



Tagore

泰戈尔全集

第二十三卷

散文

刘安武 倪培耕 白开元 主编
白开元 殷洪元 潘小珠 李缘山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	(1)
印度的行路人拉姆莫享·罗易	(6)
维迪雅萨格尔传	(22)
图书馆	(51)
新 雨	(53)
春天的遐想	(57)
人生旅途	(61)
萨罗希尼号船遇险	(64)
本国社会	(75)
自由的结果	(99)
那又怎样	(103)
社会差别	(127)
道德观的榜样	(133)
东方和西方	(140)
新与旧	(153)
浅谈罗玛巴依的演讲	(169)
穆斯林妇女	(175)
东方社会	(177)



习俗的压迫	(181)
航 海	(188)
奢侈的困扰	(195)
外套或礼服	(202)
模仿的烦恼	(209)
关于《模仿的烦恼》一文的讨论	(217)
论东方和西方	(220)
外国客人和我国的款待	(236)
虚伪的虔诚	(242)
生病和治病	(253)
悼 念	(261)
苦	(264)
道路和盘缠	(275)
得	(298)
整 体	(302)
业	(305)
力	(309)
生 命	(312)
自然世界中的解脱	(314)
社会中的解脱	(318)
观 点	(320)
无特性	(323)
新时代的节日	(326)
内与外	(336)
划 分	(339)
旁观者	(342)
永恒的居所	(344)
归 宿	(346)

三境界	(350)
欲望·意志·福祉	(353)
出自本性	(356)
感情冲动的神圣	(358)
信 念	(361)
聚 力	(364)
忠 诚	(366)
“忠诚”的作用	(368)
无视真理	(371)
获得自己的正常天性	(374)
完整之得	(377)
献 身	(379)
整体与个体	(381)
自 信	(384)
耐性·梵我合一	(386)
无尽的欲望	(389)
现 代	(392)
假日之后	(395)
终 结	(398)
永 新	(401)
世界博爱观	(412)
生 日	(424)
有为瑜伽	(430)
工作中的修行	(443)
梵社的成功	(456)
新 年	(464)
除夕之夜	(470)
维沙克月的雨夜	(475)



欢 乐	(478)
两个心愿	(481)
内 外	(486)
圣蒂尼克坦的老师们	(491)
季 节	(495)

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①

为牟取暴利，强迫整个中华民族吸毒，如此残忍的强盗行径，真是旷古未闻。

中国含着眼泪说：“我不吸鸦片。”

“不行！”英国商人扼牢中国的双手，炮口对准她的胸膛，把鸦片塞进她的嘴里，说：“你吸了鸦片了，付钱吧！”

多少年来，英国人在中国进行这种史无前例的贸易。中国不愿意要的东西，硬塞进她的口袋，同时从她的另一个口袋掏走白花花银子。这种赚钱的方法，若不称为抢劫，而称为贸易，那不过是披一件漂亮的外衣罢了。

英国坐在亚洲最大的文明古国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点一滴注入她健全的肌体和灵魂，推着她走向死亡。一个强国向一个弱国出售死亡、出售毁灭，一方获取暴利，另一方损失惨重！

读完关于鸦片贸易如何进入中国的文章^②，心肠似铁的人也会对中国产生同情。读了有关战争中残杀和迫害的报道也不会这么难受的，战争描写不过让人心里惊恐罢了。在中国的鸦片贸易中，隐藏着齷齪卑鄙的动机，其中阴暗的偷窃心理比抢劫还要可恶。读了那段历史，不由得义愤填膺。

① 本篇发表于杂志《婆罗蒂》时，泰戈尔年仅二十岁。

② 指德国传教士克利斯特里卜的文章《印度——英国的鸦片贸易》。



1780年，东印度公司^①两艘载有鸦片的商船行至澳门附近的大鹏湾。当时，鸦片还不是广为流行的毒品。以前中国仅进口二百箱鸦片作为药用。1781年，二千八百箱鸦片进入中国，但没有顾客购买。东印度公司的惟一目的，是在中国扩散鸦片的罪恶。英国人一旦打定主意，必然付诸狡猾奸诈的行动。他们施出浑身解数，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目的。1799年，中国清朝政府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进口鸦片。然而，英国商人照样非法走私鸦片。合法也罢，非法也罢，采取公开手段也罢，还是贼一样的秘密手段也罢，东印度公司处心积虑要让中国的平民抽鸦片上瘾。

眼看走私鸦片激起公愤，英国商人把运鸦片的货船从大鹏湾转移到胡邦亚^②。清朝政府为防止外国商船把鸦片运到胡邦亚，曾严令在香港的商人交付抵押金。清朝政府还发布通告，运鸦片的商船不得在那儿停泊，否则担保的商人将受到惩处。但三令五申，收效甚微。

1821年，广东巡抚采取严厉措施，制止走私鸦片，严正要求英国、葡萄牙、美国商人立即停止这种卑劣的商务活动，停止腐蚀清朝官员的勾当。

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从胡邦亚转移到伶仃岛，与附近运输鸦片的船队汇合，在中国沿海游弋，寻找秘密通道，继续从事非法贸易。英国商人千方百计贿赂清朝官员，把鸦片输入中国内地，使众多的中国人染上烟瘾。德国传教士克利斯特里卜的文章中写道：统治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想方设法勾引中国人违反本国法令，诱惑上层官员腐化堕落，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1838年，清朝政府实行新的禁烟措施。鸦片走私的日益猖獗，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道光皇帝得知鸦片毒害百

① 东印度公司，英国贸易公司，总部设在加尔各答。

② 胡邦亚，地名，据原文译出。本篇中的地名援引自克利斯特里卜的文章。

姓，降旨封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林则徐派人收缴停泊在港口的商船里的鸦片，放火销毁；中止与英国的贸易往来，限令东印度公司的商务官员离境。这引发了鸦片战争。

战争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战败，被迫签订和约，对英国开放五处通商口岸。英国攫取了香港，索得两千一百万银元的赔款。英国政府假惺惺表示：中国可以没收一切非法商品。同时以各种借口使鸦片不被纳入非法商品之列。可是它的诡计被识破了。中国的钦差大臣请求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爵士协助把鸦片从英国的出口商品中剔除出去，他阴沉着脸说：好的，贵方若发现商船装载鸦片，只管扣押，我们并不反对，但我们无法给予协助。他明明知道，运鸦片的船只配备精良武器，怯弱的清朝官员是不敢动武的。于是，在软弱无能的清朝政府的眼皮底下，鸦片走私依旧畅通无阻。

中国人对外国商人一再违反中国法律极为愤慨，暗中筹划消灭黄毛洋鬼子的行动。围绕中国广东水师扣押“亚罗号”英国商船的事件，中英之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法国和英国组成了联军。

中国不幸再次战败，被迫对英国、法国开放七个港口。鸦片不再是禁运商品，只需缴纳一定数量的关税。中国方面多次提出征收重税，但英国置若罔闻。

《天津条约》签定之后，鸦片堂而皇之地在中国市场上销售。1875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九万箱之多。千百万中国人吸起了鸦片。如同我国谁家来了客人，请客人抽水烟，中国的阔老和富商会见来宾和同行，总是先请他们抽鸦片提精神。街上烟馆随处可见，光是南京城据说有两千七百家为穷人开的烟馆。有的人抽得晕晕乎乎，白天有气无力，晚上才点着火把劳动。凡是鸦片泛滥的地方，饥荒最为严重，其原因，一是烟民身体十分虚弱，干不动活儿，二是大量耕地种植罂粟，生产粮食的农田锐减。以至于



发生饥荒，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人们才明白鸦片填不饱肚皮。

中国人体质每况愈下。1832年，一千名官兵派去镇压起义军，其中二百名抽鸦片的士兵孱弱不堪，半途就被送回去了。起义的人个个憎恨鸦片，官兵屡屡败在他们的手里。

中国的有识之士尖锐地说，英国商人大肆贩卖鸦片，是出于轻易地征服中国的险恶用心。1872年，中国进口八千零二十六万一千三百八十一磅鸦片，支出一笔多么惊人的资金！烟鬼大都道德沦丧，卖儿鬻女，逼迫妻子卖淫，甚至铤而走险，拦路抢劫。一个吸鸦片的人说，鸦片的罪恶，罄竹难书，罄海水难洗！

就这样，一个国家为牟取卑鄙的利益，满足对金钱的无限贪婪，迫使拥有亿万人口的中国，在政治、健康和社会道德诸方面走上了下坡路。英国人根本不讲什么道义、什么责任、什么良知，只有敛财的强烈欲望，这就是十九世纪他们的基督教文明！

中国人听了基督教牧师布道，不禁怒火中烧。他们能不愤怒！有一回一个美国牧师到了开封，被聚集的人群赶出城外。他们气愤地对他说：“你们杀害了我们的皇上，烧毁了王宫，送来毒品，把我们推上死路。你们还有什么脸来传播教义！”

一个英国人在佛山参观烟馆，一位抽鸦片的对他承认，他十分之八的收入抽鸦片抽掉了。末了愤愤地对英国人说：“你是从英国来的，一定也做伤天害理的鸦片生意啰！哎，我问你，你们的女皇是个坏女人吧？我们给你们上等的茶叶、丝绸，可她送来的是害人的毒药！”这就是普通中国人对英国的看法。

由于鸦片贸易，中国人对洋人产生了不信任感。他们甚至不愿修筑铁路，生怕鸦片涌入内地。除了铁矿、煤矿，中国清朝政府不愿着手开发其他大型矿区，也害怕雇用外国雇员和随之而来的大批洋货。

中国清朝政府可以征收数额可观的鸦片税，然而中国对洋人合掌说道：“不必假仁假义地布施了，把你的狗唤回去吧。”

当英国谈判代表璞鼎查无理要求鸦片不列为查禁商品的时候，道光皇帝说道：“朕深知禁烟决非易事。一伙不法之徒，利欲熏心。朕一番苦心，付诸东流矣。黎民百姓堕入罪孽之深渊，痛苦不堪。如此情形下，朕岂忍心下令课以赋税！”

道光皇帝既然能说一番通情达理的话，以信奉上帝为荣的英国人为何不说“我们不从一个大国中的罪孽和痛苦牟取私利”？这个信奉上帝的国家的本性，我们是早已看透了。这个国家不择手段企图消灭美洲的土著民族。落后的弱国落入英国基督教徒的视野，他们采用什么办法并吞，我们也是知道的。大动干戈，是他们对待弱小无助者的人所共知的手段。基督教教典宣扬：你右脸挨了一巴掌，把你的左脸送上去。英国基督教徒以纳税诱骗道光皇帝任凭中国衰亡，不信基督教的光绪皇帝讲了一番感人的话，无疑是在烙有基督教印记的英国人脸上扇了一记耳光，遗憾的是，它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白开元 译）



印度的行路人拉姆莫享·罗易^①

—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古代许多伟大的民族文化，都同该国的河流有着密切的联系。河流给国家提供水，还提供粮食，但它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贡献。它使国家运作起来，同遥远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在那不动的躯体内输入了生命之流。

在依靠河流的国家里，如果河中的水流干涸了，那么土壤就变得贫瘠了，生产粮食的能力也削弱了。国家的生计，即使能够维持下去，可是，同外部广阔世界的联系，就会切断。再说，那个国家，既不能提供什么，也不能接受什么。它只能待在自己境内。它那统一的水流，被分割开来。同国人联系的道路，遇到艰难险阻了。那个国家，对外便成为与世隔绝的国家，对内则四分五裂。

像某些视河流如母亲的国家那样，人的精神有时也常常完全

① 本文于1885年1月17日在（原）市立学院大厅宣读。沙迦纪元1806年正月发表于《真理向导报》（Tattvabodhini）刊物上，1885年3月出版单行本。1907年为《行为崇拜》（Cāritrapūja）刊物发表时作了修改。拉姆莫享·罗易（Raja Rammohan Roy, 1774~1833），印度近代思想的先驱者，宗教改革家，吸取西方自由主义精神，对宗教和社会进行改革。

依靠运行中的思想潮流。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潮流的贡献，人的那种精神才能够把外部力量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克服了内部的分裂。这种潮流里充满了思想领域各种崭新的成就，繁荣了整个国家，整个时代。

印度也曾经有过这种精神。它有它自己的活动的思想潮流。可以这样说：“āyantu sarvataḥ svāhā!”（愿所有的人们从各个方向来吧!）“srñvantu vishve!”（愿世上一切人们听吧!）而且这种精神曾经说过：“vedāham.”（我知道。）我所知道的，可以请全世界的人们都来听。失去光辉的星，星空是不会承认它的。古代印度，在常时之中，点燃起了自我认识之灯。它用布施，用自己的才能，在世界上放出了光明。那个时候，它还不贫穷，不微贱。

许多世纪过去了。历史走向城市的潮流停止了。印度的思想界中，思想的大河干涸了。国家变得衰老了，狭隘了。它那活泼的精神的光辉，不再传播到遥远的地方。当河流干涸的时候，它那水流下面的岩石和障碍物，暴露了出来，挡住了道路。这些互不联系的、没有意义的岩石，成了行人道路上的障碍。当厄运象这样来到我们国内的时候，知识的进程便停止了，最新发展起来的理智，变得毫无生气。国内出现了固定的繁文缛节，毫无意义的敬神，无知的习俗的重复等种种现象。人民的宽广的国道，被所有这些现象堵塞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

在睡眠状态中，思想的全部窗户都关闭了。思想成了囚徒。那时，使思想自己开心的那些美梦，不再与普遍真理发生关系，其影响只集中于熟睡中的思想。不管那些梦幻多么离奇，多么可怖，没有一条道路可以从外部的现实世界达到这个梦幻的世界。这个梦幻，可以是谈笑的材料，然而不能想像它，因为它远离现实。

印度正是陷入了这样一种无意义行为的梦幻的罗网之中。它的光辉，几乎已经泯灭。它已经无力对自我做正确的认识。正是



在这样的時候，在忘我的黑暗之中，出現了拉姆莫享·羅易。那個時候，在印度的歷史上，蒙上了一層被侮辱的黑色。印度已經失去了自己的聲音。它沒有大地上新時代的一切信息。它坐在屋子裏的一個角落里，口誦着死亡時代的真言，像這樣當國家由於自己的衰弱和受侮辱而遭到壓迫時，外人便來到它的門口。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國家無法接待他們。主人不能稱呼這樣的來人為客人。於是，來人打破了它金庫的大門，以掠奪者的身份闖進來了。

印度那時不能為自己的精神生產新的糧食。它的田野里布滿了蔓藤和野草。在這樣苦難的日子里，拉姆莫享·羅易，帶着對真理的渴求誕生了。他不滿足於歷史缺乏生氣的、被遺棄的事物以及外部現象的偽裝。不知道他從哪里產生了這樣渴求知識的欲望，沖破了教派的包圍，脫穎而出。拉姆莫享·羅易對人們到處沉湎於其中的那些事漠然視之。他希望有一個能解脫愚痴思想的庇護所，使全人類團聚在一起。

實現沖破包圍的意思就是在印度開辟一個人類匯聚在一起的聖地。這個成就特別是屬於印度的。英國局限於幾個小島的範圍之內，所以它的成就走向與“島國情緒”相反的方向。它想把自己擴張到遙遠遙遠的地方。它根據自己國家的特殊情況，提出它自己的要求，不斷地試圖滿足本國的匱乏。

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切身利益，都有它自己的特殊問題。它們必須不斷地努力來滿足其利益。只有靠努力才能創造國家的光輝歷史。國家的創造力才能獲得力量。人要每時每刻戰勝自己的人性。每個民族的歷史就是這種勝利旅程的歷史。克服艱難障礙的道路，就是健康和富裕的道路，所以說：“Vira bhogyā vasundharā。”^①人到地球上來就是要把險阻的道路變

① 梵語。意思是英雄享受大地。

为通途的，就是要把难能得到的东西弄到手的。造物主向每一个国家提出了特殊的问题。而这个国家在切实地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的进程中，也保卫了自己。谁在解决问题中犯了错误，谁就遭到了毁灭。谁认为没有必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谁就倒了霉。只要人有生命，孜孜不倦地解决问题，这就是人生。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愚昧和复杂的障碍。历史教导我们：苍白的发髻被当作神明来崇拜时，它终究会成为套索来套住脖子的。

人类历史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由于黑暗和愚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人类社会，最主要因素，就是人类的团结。文明的意思是相聚在一起思考。哪里这种团结的因素收效甚微，哪里这种弱点便会变做种种疾病从四面八方来侵袭这个国家。

印度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这里聚集了不同民族的人们。地球上哪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情况。既然已经聚集在一起了，那就得统一起来，这就是印度最重大的问题。而这种统一，不能依靠外来的制度，只能用自己内部的友爱才有可能。历史的真言是：“Samgacchadhvam, samvadadhvam samvo manānsi jānatām.”（团结起来行动，团结起来说话，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在印度要实现这个真言，其艰难的程度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然而，不论它有多大的艰难，要保卫这个国家，除了实现这个真言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了。

当我们欣羡别的国家发展的时候，我们常常注意到那个国家成就的变化。我们却不去注意它走上并获得成功的那条艰难道路。我们看到一个独立国家的国家制度后，便立刻会想到把那种制度在本国树立起来，这样我们便可以获得解放。我们往往忘记了国家制度仅仅是一个躯壳，如果没有生命，那么这个躯壳就毫无意义。那个生命便是民族团结。在别的国家里，正是用这种内部的团结力量，来建立国家制度的。而在那些国家里，也同样是



团结越破坏，问题就越复杂。在我们国家里，各个民族之间有差异。而在西方各大国里，各个阶层之间有区别。如果在阶层区别上使内部不能保持一致，那么也保护不了外部制度。

如果我们看一下，某一块田地里的作物，长得欣欣向荣，那我们从一开始便应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作物不是生长在沙漠里，而是在粘土里生长的。在沙漠里见到的是草木彼此分散生长的，而且每一棵都是冲破荆棘的包围，自生自长的。在那里，地球母亲不是一视同仁地哺育一切的，在它们的生命里缺乏相互团结。其主要原因是：粘土的颗粒之间，紧密结合，而沙粒之间，则互相分离。当我们研读某个兴旺国家的历史时，我们注意到他们那些翠绿色的田地，而且为了通过考试，我们还努力研究该国的农业制度。但是我们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土壤中没有凝聚力，便没有这绿油油的土地。我们要求耕作的权利，还期望获得良好收成。可是，我们对土地中的松散现象，却往往视而不见，认为那是极为普通的现象。不但如此，还试图以宗教名义来维持那种松散现象。我们只看了一下历史的封面，没有翻阅它里面的书页。我们忘记了，无论在哪个国家里，都没有在社会特点的基础上产生过民族独立。哪里的人们闹分裂，那里某一特殊人物的独裁便把人们束缚于外部桎梏之中。哪里人与人之间闹不团结，那里人们的思想，便也随着民族力量的松弛而松弛。那里有时候也可以出现天才人物，然而人民群众却没有能力获得并保持他所贡献的天才。因而他所贡献出的那种天才，先是发生变化，继而便消失不见。没有团结，人便变得野蛮。团结松弛，人性便毫无意义，因为，只有合作，才是人的真正法则，才是人的优越性的基础。

像《奥义书》里那样严肃地给予团结思想的教导，在别的国家的经典著作里，是没有见到过的。只有在印度，才说出了下面这样的话：“Vidvān iti sārvaṇtarasthaḥ svasamvid rūpavid vidvān.”

(只有认为自己的知觉寓于一切之中的人才是智者。)正如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那样，在这印度，据认为仍被无数人为的和无意义的仪轨将彼此分隔开来。所以，我们必须说，在印度，有一种同它的内部真实完全相反的表面虚胖。其致命的打击，表现为在印度历史上长期的痛苦、贫困及凌辱。

在这种对立之间，为了把印度的永恒声音变为胜利，在每个时代中出现了许多伟大的人物。在近代，拉姆莫享·罗易便是这样的伟大人物中的先驱者。以前，在深沉的黑暗中也曾经有过几次听到团结的呼声。在中世纪，黎明的警觉的鸟儿，打开了固定不变的仪礼的笼门飞出去了。他们从社会的愚昧中站起来，在广阔的天空中高唱新曙光的赞歌。他们带来了那种解脱了的生命的消息。《奥义书》里曾指出过这种生命的信息。《奥义书》里说：“Vratyastyam”（生命啊，你是被开除出种姓的，你不是被束缚住的，不是不动的。）这些自由使者中的一个，就是格比尔^①，他自认为是印度的行路人。在稠密的森林中清楚地看到印度的道路的人中，还有一个人，他就是达杜^②。他说：

兄弟啊！我们这样的道路，
是不偏不倚的、不分种姓的，
是惟一的道路。

达杜又说：

① 格比尔 (Kabir)，15~16 世纪初时期人，为织布工人，印地语著名诗人。印度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教派。

② 达杜 (Dadu)，诗人，生于阿克巴尔时代，传说他是弹棉花工人。格比尔的学生。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教派。